

聊齋誌異

卷拾肆



聊齋誌異卷十四目錄

郭秀才

阿英

橘樹

牛成章

青娥

鏡聽

牛瘡

金姑夫

仙人島

閻羅薨

顛道人

胡四娘

僧術

柳生

冤獄

農婦

安期島

沅俗

蛤

陵縣狐

彭二掙

聊齋誌異卷之十四

般陽蒲松齡柳泉甫著

郭秀才

東粵士人郭某、暮自友人歸、入山迷路、竄榛莽中、約更許、聞山頭笑語、急趨之、見十餘人藉地飲、望見郭、闕然曰、坐中正欠一客、大佳、大佳、郭既坐、見諸客半儒巾、便請指迷、一人笑曰、君真酸腐、舍此明月不賞、何求道路耶、即飛一觥來、郭飲之、芳香射鼻、一引遂

盡、又一人持壺傾注、郭故善飲、又復奔馳、吻燥、一舉
十觴、衆人大贊曰、豪哉、真吾友也、郭放達善謔、能學
禽語、無不酷肖、離坐起、漻、竊作燕子鳴、衆疑曰、夜半
何得此耶、又效杜鵑、衆益疑、郭坐但笑不言、方紛議
間、郭回首為鸚鵡鳴曰、郭秀才醉矣、送他歸也、衆驚
聽、寂不復聞、少頃又作之、既而悟其為郭、始大笑、皆
撮口從學、無一能者、一人曰、可惜青娘子未至、又一
人曰、中秋還集於此、郭先生不可不來、郭敬諾、一人

起曰、客有絕技、我等亦獻踏肩之戲、若何、於是譁然
並起、前一人挺身矗立、即有一人飛登肩上、亦矗立、
累至四人、高不可登、繼至者攀肩踏臂、如緣梯狀、十
餘人頃刻都盡、望之可接霄漢、方驚、顏間、挺然倒地、
化為修道一綫、郭駭立良久、遵道得歸、翌日腹大痛、
溺綠色似銅青、着物能染、亦無溺氣、三日乃已、往臨
故處、則肴骨狼籍、四圍叢莽、並無道路、至中秋郭欲
赴約、朋友諫止之、設斗胆再往、一會青娘子、必更有

異惜乎其見之搖也、

阿英

甘玉、字璧人、廬陵人、父母早喪、遺弟珏、字雙璧、始五歲、從兄鞠養、玉性友愛、撫弟如子、後珏漸長、丰姿秀出、又慧能文、玉益愛之、每曰、吾弟表、不可以無良匹、然簡拔過刻、姻卒不就、適讀書匡山僧寺、夜初就枕、聞窗外有女子聲、窺之、見三四女郎席地坐、數婢陳肴酒、皆殊色也、一女曰、秦娘子、慙良宵、阿英何不

來下座者曰、昨自函谷來、被惡人傷右臂、不能同游、
方用恨、一女曰、前宵一夢大惡、今猶汗悸、下座者
搖手曰、莫道莫道、今夕姊妹歡會、言之嚇人不快、女
笑曰、婢子何胆怯爾、便有虎狼啣去耶、若要勿言、
須歌一曲、為娘行侑酒、女低吟曰、閒堦桃花取次開、
昨日踏青小約、未應乖、囑咐東鄰女伴少待、莫相催、
着得鳳頭鞋子即當來、吟罷、一座無不嘆賞、談笑間、
忽一偉丈夫、岸然自外入、鵲睛瑩、其貌猙獰、衆啼

曰、妖至矣、倉卒闕然、殆如鳥散、惟歌者嬰娜不前、被執哀啼、強與支撐、丈夫吼怒、齧手斷指、就便嚼食、女卽踣地若死、玉憐惻不可復忍、乃急抽劍拔闕出、揮之中股、落、負痛逃去、扶女入室、面如塵土、血淋漓袖、驗其手則右拇斷矣、裂帛代裹之、女始呻曰、拯命之德、將何以報、玉自初窺時、心已隱為弟謀、因告以意、女曰、狼疾之人、不能操箕帚、當別為賢仲圖之、詰其姓氏、答言秦氏、玉乃展衾、俾暫休養、自乃襍被他

所曉而視之、則床上已空、意其自歸、而訪察近村、殊少此姓、廣託戚朋、並無確耗、歸與弟言、悔恨若失、玨一日偶遊塗野、遇一二女郎、姿致媚、顧之微笑、似将有言、因以秋波四顧、而後問曰、君甘家二郎否、曰然、曰君家尊魯與妾有婚姻之約、何今日欲背前盟、另訂秦家、玨曰小生幼孤、夙好都不曾聞、請言族閥、歸當問兄、女曰無須細道、但得一言、妾當自至、玨以未稟兄命為辭、女咲曰、驂郎君、遂如此怕哥子耶、

既如此、妾陸氏居東山望村、三日內當候玉音、乃別而去。珏歸述諸兄嫂、兄曰、此大謬語、父歿時我二十餘歲、倘有是說、那得不聞、又以其獨行曠野、遂與男兒交語、愈益鄙之、因問其貌、珏紅徹面頸、不出一言、嫂笑曰、想是佳人、玉曰、童子何辨妍媸、縱美必不及秦、待秦氏不諧、圖之未晚、珏嘿而退、踰數日、玉在途見一女子、零涕前行、垂鞭按轡而微睨之、人世殆無其匹、使僕詰焉、答曰、我舊許甘家二郎、因家貧遠徙、

遂絕耗問、近方歸、復聞卽家二三其德、背棄前盟、往
問伯、甘璧人焉置妾也、甘驚喜曰、甘璧人卽我是
也、先人曩約、寔所不知、去家不遠、請卽歸謀、乃下騎
授轡、步御以歸、女自言小字阿英、家無昆季、惟外姊
秦氏同居、始悟麗者所言、卽其人也、玉欲告諸其家、
女固止之、竊喜弟得佳婦、然恐其佻達招議、久之女
殊矜莊、又嬌婉善言、母事嫂、亦雅愛慕之、值中秋、
夫妻方狎宴、嫂苦招之、珥意悵惘、女遣招者先行、約

以繼至、而端坐笑言、良久殊無去志、玳恐嫂待久、故促之、女但笑卒不復去、質旦晨妝甫竟、嫂自來撫問、夜來相對、何爾快、女微哂之、玳覺有異、質對參差、嫂大駭、苟非妖物、何得有分身術、玳亦惧、隔簾而告之曰、家世積德、曾無怨仇、如其妖也、請速行、幸勿殺吾弟、女覲然曰、妾本非人、祇以阿翁夙盟、故秦家姊以此勸駕、自分不能育男女、常欲辭去、所以戀者、為兄嫂待我不薄耳、今既見疑、請從此訣、轉眼化為

鸚鵡、翩然逝矣。初甘翁在時、蓄一鸚鵡、甚慧、嘗自投餌。珏時四五歲、問飼鳥何為、父戲曰、將以為汝婦、間慮鸚鵡乏食、則呼珏云、不將餌去、餓煞媳婦矣。家人亦皆以此相戲。後斷鎖亡去、始悟舊約蓋謂此也。然珏明知非人、而思之不置、嫂懸情尤切、旦夕啜泣。珏悔之而無如何。後二年、為弟聘姜氏女、意終不自得。有表兄為粵司李、珏往省之、久不歸、適土寇為亂、近村里落、半為邱墟。珏大惧、率家人避難山谷。山上男

女頗雜，都不知其誰何。忽聞女子小語，絕類英。嫂促
珏近聽之。果英。珏喜極，捉臂不釋。女乃謂同行者曰：
姊且去。我望嫂來。既至，嫂望見悲哽。女慰勸再三，
又謂此非樂土，因勸令歸。衆惧寇至，女固言不妨，乃
相將俱歸。女撮土攔戶，囑安居勿出，坐數語，反身欲
去。嫂急握其腕，又令兩婢捉左右足。女不得已，止焉。
然不甚歸私室。珏訂之三四，始為之一往。嫂每謂新
婦不能當叔意。女遂早起，為姜理妝，梳竟，細勻鉛黃。

人視之、艷增數倍、如此三日、居然麗人、嫂奇之、因言
我又無子、欲購一妾、姑未遑暇、不知婢輩可塗澤否、
女曰、無人不可轉移、但質美者易為力耳、遂徧相諸
婢、惟一黑醜者有宜男相、乃喚與洗濯、已而以濃粉
雜藥末塗之、如是三日、面色漸黃、四七後、脂澤沁入
肌裏、居然可觀、日惟閉門作笑、並不計及兵火、一夜
諒殺四起、舉家不知所謀、俄聞門外人馬鳴動、紛々
俱去、既明、始知村中焚掠殆盡、盜縱群隊窮搜、凡伏

匿岩穴者悉被殺擄、遂益德女、目之以神、女忽謂嫂
曰、妾此來徒以嫂義難忘、聊分離亂之憂、阿伯行至、
妾在此、如諺所云、非李非奈、可笑人也、我姑去、當乘
間一相望耳、嫂問行人無恙乎、曰、近中有大難、此無
與他人事、秦家姊受恩奢、意必報之、固當無妨、嫂挽
之過宿、未明已去、王自東粵歸、聞亂兼程進、途遇寇、
主僕棄馬、各以金束腰間、潛身叢棘中、一秦吉了飛
集棘上、展翼覆之、視其足缺一指、心異之、俄而群盜